



國圖藏珍

□本專欄分期由特藏組同人或學者專家撰文介紹館藏珍貴圖書文獻，兼顧非古籍部門的圖書館員及一般讀者，偏重在各書的特色、內容和價值，亦旁涉遞藏經過、有關版本常識等。尚祈方家不吝賜教。

專欄主編 盧錦堂（特藏組主任）

國圖藏珍（二）

盧錦堂 國家圖書館特藏組主任

《東都事略》善本三種

《東都事略》130卷，宋王稱撰。

王稱，字季平，四川眉州人。父賞，字望之，宋高宗紹興12、13年間（1142-1143），曾任職實錄院修撰。稱承襲家學，旁蒐北宋九朝事蹟，編成《東都事略》一書。在該書卷首所附〈敕授王稱直秘閣告詞〉中，提及「能克紹先志，論次舊聞」，則可能是他的父親已寫有底本，經他增益而成定稿。又，關於王稱的名字，《四庫》所收，署名「稱」作「僞」，但據陸心源《儀顧堂續跋》卷7提及所見南宋光宗時刊本及明代覆刊本，都從禾作「稱」；余嘉錫《四庫提要辨證》引錢綺「校勘記」說：「按說文禾部之稱，解作銓；人部之僞，解作揚。今王稱字季平，取銓衡之義，自當從禾。況僞乃孝宗父秀王名，書中遇從人之僞皆缺筆，豈有當時所諱，而反以命名之理。」至於清人刊本，作「僞」不作「稱」，余嘉錫以為是受了四庫的影響，趙鐵寒則在《宋史研究萃編》本《東都事略》所撰題端中，以《永樂大典》為證，其中從卷12306至卷12308宋字韻錄有李燾《續資治通鑑長編》，自注裡三次引用《東都事略》，兩作王僞，一作王稱，可見「稱」之與「僞」，早已兩相混淆。

《東都事略》內容分本紀12、世家5、列傳105及附錄8（包含遼國、金國、西夏、西蕃、交趾），《四庫全書總目提要》評及此書，說是「敘事約而

該，議論亦皆持平」，最後又稱「宋人私史卓然可傳者，唯僞與李燾、李心傳之書而三，固宜為考宋史者所寶貴矣」。趙鐵寒發現李燾《續資治通鑑長編》引用此書的地方不少，僅太祖一朝的17卷就有九處，該17卷是李燾書第一次奏進，時間在孝宗隆興元年（1163），則《東都事略》應完成於更早期間，時上距汴京失陷纔三十餘年，史料尚齊全，故老亦多在，所記自然值得信賴。上述李燾書九處所引《東都事略》都是詔令原文，與今本《宋朝大詔令集》有關文字對勘，詳略不同，甚至不見於今本的，若校以王稱原書，似還有更多地方足資補正，可見《東都事略》價值的一斑。

此書在宋光宗紹熙間（1190-1194）初刻於四川眉山，也就是王稱家鄉。明五松閣、清掃葉山房等都曾經翻刻過，但版經俗手，不曉文義，妄加修改，以致錯誤百出，余嘉錫說錢綺即曾取影鈔宋本校五松閣本（錢自序謂不知何人所刻，張鈞衡跋謂錢所校即五松閣本），並作校勘記（刊於適園叢書）。宋光宗時眉山程舍人宅刊本現傳世的；據日人阿部隆一《中國訪書志》中記載，大抵有三部，分別藏於日本宮內廳書陵部、日本靜嘉堂文庫、以及本館。宮內廳所藏有關，配補鈔本，為狩谷望求古樓舊藏；森立之等《經籍訪古志》著錄。靜嘉堂所藏有黃丕烈手跋二通。首通略稱「周公嚴丈家……所藏《東都事略》殘宋刻若干卷，……後從書友得二冊，度其版刻大約相同，因丐歸核之，竟是原書，香嚴



遂輟贈余」。次通又稱「數年前，抱冲與余同時收書，互有競心，《東都事略》宋刻全部……卒為抱冲所得，心頗銜之，後抱冲歿，此書無從寓目矣。相傳顧氏得此書，出於萃古齋，而萃古齋得自鎮江蔣姓……。此二冊為……郁姓書友破書中物，郁訝其版刻之古拙，因以贈余。書止六卷，塵封蟻蝕，不為泯棄者幾希。余既收得之，又乘香嚴以一冊見贈，遂命工重裝……」。從又經汪士鐘參配，遞藏至陸心源；《藝芸書舍宋元本書目》、《甬宋樓藏書志》、《儀顧堂續跋》等著錄。本館所藏為錢曾述古堂舊時物，著錄於《讀書敏求記》。丁日昌《豐順丁氏持靜齋書目》亦記載：「丁巳春，曾文正公在揚州見此，詫為人間未有之秘寶。薛紹彭、錢曾、陳鱣、郁松年經藏。錢遵王讀書敏求記所稱錢牧齋屢求不獲者即此。」張鈞衡《適園藏書志》、張乃熊《遼園善本書目》亦均著錄。

館藏除上述宋光宗時眉山程舍人宅刊本外，尚有覆刊宋眉山程舍人宅本，以及舊鈔本，分別說明如下：

1. 宋紹熙間（1190-1194）眉山程舍人宅刊本（圖一）



130 卷。24 冊。版匡高 18.9 公分，寬 12.9 公分。左右雙欄。每半葉 12 行，行 24 字。版心線黑口，雙魚尾（魚尾相向，或相隨），上方偶記大小字數，中間記書名、卷第（如「東一」、「東三已」，或僅記卷第），下方記葉次，而卷一首葉最

下方並記刻工名「高大全」。宋諱避至惇字止，故知為光宗時刊本。本文首卷首行頂格題「東都事略卷第一」，次行低四格題「承議郎新權知龍州軍州兼管內勸農事管界沿邊都巡檢使借紫臣王稱上進」，卷二以下無次行題署；卷末隔一行有尾題。本文前冠洪邁奏薦龔敦頤與王稱筭子、敕授王稱直秘閣告詞、王稱謝除直秘閣表，隨而為目錄。筭子之前，此本

又有張乃熊手書題記，說明遞藏原委：「絳雲樓牙籤萬軸，獨缺此書，述古主人所引以自豪者也。此怡邸舊藏，初印精絕，為宋槧中無上上品。董授經得自東瀛，以千金歸余家，會囑趙硯香重裝，因識如右。戊午冬日，吳興張乃熊呵凍書。」

每冊前後護葉襯有「萬年紅」，用以防蠹。書中鈐有「怡府／世寶」朱文方印、「明善堂／覽書／畫印記」白文長方印、「安樂堂／藏書記」朱文長方印、「張印／鈞衡」白文方印、「張印／鈞衡」白文長方印、「石銘／收藏」朱文方印、「石銘／秘笈」朱文長方印、「擇是居」朱文橢圓印、「吳興張氏適園收藏圖書」朱文長方印、「遼／伯」朱文方印、「遼園／收藏」朱文長方印、「望徵」朱文橢圓印、「張印／澤湖」白文方印、「國立中央圖／書館收藏」朱文長方印等。

值得一提的是，此本目錄尾題後有「眉山程舍人宅刊行／已申上司不許覆板」兩行四周雙邊刊記，相當於現代出版品的版權頁，但有關申文格式不載本書。按楊守敬《日本訪書志》卷六著錄祝穆《方輿勝覽》宋槧本，自序後有兩浙轉運司錄白，大意如下：「據祝太傅宅幹人吳吉狀，本宅見刊《方輿勝覽》及《四六寶苑》、《事文類聚》凡數書，並係本宅貢士私自編輯，積歲辛勤，今來雕版，所費浩瀚，竊恐書市嗜利之徒，輒將上件書版翻開，或改換名目，或以節略《輿地紀勝》等書為名，翻開攬奪，致本宅徒勞心力，枉費錢本……。右今出榜衢婺州雕書籍去處張掛曉示，各令知悉，如有似此之人，仰經所屬陳告追究，毀版施行，故榜」云云，可供參考。又，葉德輝《書林清話》卷二「翻版有例禁始宋人」一條，以為書禁翻版是「當時幹人門下，不過意圖壟斷漁利，假官牒文字以遂其罔利之私，此亦自來書坊禁人翻雕己書之故智也，至其他官刻諸書，則從無此禁例」。詳見葉氏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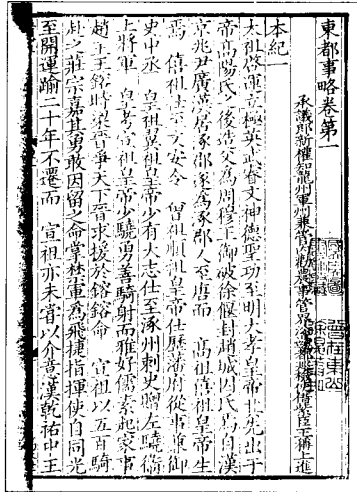
館藏此本已於民國 80 年 2 月影印出版，收入《國立中央圖書館善本叢刊》中。

有關現存三部宋眉山程舍人宅刊本的優劣，日人阿部隆一曾撰寫書志，略稱此三本皆有眉山程舍人宅刊記，卻並非同一版本，而是彼此有覆刊關係，但此三本都是配補而成，因此其中有著某些同版的葉數。本館所藏印面美觀，另外二本則時時混雜有漫漶的印面，所以要算館藏本最為精刻，且屬



宋印。過去此三本都被視作宋刊本，但其他兩本中多處可見元或明初的覆刊。問題是此三本究竟是個別刊刻的不同刊本？抑或是程舍人宅刊本經後人遞修的結果？尚待日後詳考。

2. 覆刊宋眉山程舍人宅本（圖二）



130 卷。32 冊。版匡高18.6公分，寬12.8公分。其餘版式行款大抵同前一本，卷一首葉最下方亦記刻工名「高大全」。但每葉版心上方都記有大小字數，與前一本偶記有字數者異；而此本目錄尾題後疑亦有刊記，卻遭撕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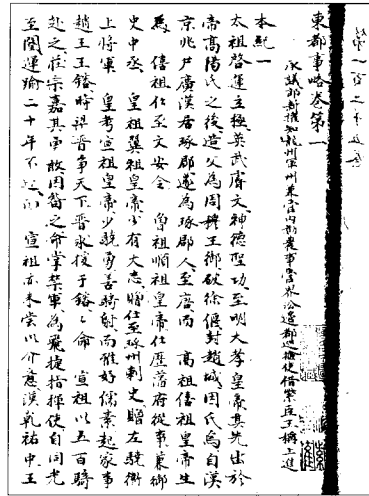
書中鈐有「曾在東山／徐復菴處」朱文長方印、「國立中央圖／書館收藏」朱文長方印等。

大抵從明代中葉開始，書籍以宋元舊本為貴，翻刻風靡一時。所謂翻刻，即針對初次刻印的原刊本而言。根據姚伯岳《版本學》第4章第2節中的說法，古籍翻刻可因方法的不同而有三種名稱：一是臨，就是對照底本盡可能原樣抄寫；二是摹，就是將半透明的薄紙覆於底本書葉上，照原樣摹寫。用前一方法複製成的稱為仿刻本，而用後一方法複製而成的則稱影刻本。此外，還有一種方法，即將原本的書葉拆散，然後作為版樣，直接粘貼在版片上，照原本的版式、字畫原樣雕鏤，可稱為覆刻本。他家又有不同的界定。總之，無論覆刊、影刊、仿刊或翻刊，基本上是依底本原式，非但行款字數一仍其舊，甚至諱字、刻工姓名都照樣翻雕。不過，就今日所見覆宋刊本來看，似無一覆刊本是與原刊本完全吻合的，此覆宋刊眉山程舍人宅本《東都事略》即是一例。

此覆宋刊本的版式行款雖與前一本大抵相同，復避宋諱，但字體筆畫顯有差異；此本筆畫較細，且不如前一本般有稜有角。至若文字方面，又有不同，如卷一第四葉前半第四行，前本「至晡班受恭

帝制曰」中的「受」字，此本作「定」，或另有所本，亦未可知。

3. 舊鈔本（圖三）



130 卷。16 冊。無版匡；全幅高25.8公分，寬15.7公分。每半葉12行，行24行，與前二本同。無刻工名，亦不避宋諱。本文首卷首行頂格題「東都事略卷第一」，次行低二格題「承議郎新擢（此

字，前二本作「權」）知龍州軍州兼管內勸農事管界沿邊都巡檢使借紫臣王稱上進」；卷末隔一行有尾題。本文前冠笱子（首葉前半殘缺）、告詞、謝表（末欠職稱署名一行），隨而為目錄（次行亦欠職稱署名）；目錄尾題後無刊記。卷五末葉書寫一詩：「雲天遠蕩雁飛高，影逼江潭煙水遙；人事莫待秋思動，邊愁聞怨筆難描。」此外，文中間有朱筆圈點及校注，書眉亦偶有墨筆批注，均未詳出何人手。全書紙面頗多破損處。已經修補。

書中鈐有「楊／晉」白文方印、「紫／鶴」朱文方印、「國立中央圖／書館收藏」朱文長方印等。

在雕版印刷術發明之後，歷代王朝仍有利用鈔寫方式來擴充政府藏書，而隨著私人藏書事業，明清兩代藏書家及讀書人鈔寫古籍的風氣更盛，若干珍本秘冊亦因此錄副以存，諸如宋元鈔寫本、名家鈔寫本、影宋元鈔寫本等尤具文物價值。此舊鈔本僅行款同宋刊本，其他如無刻工名，不避宋諱、目錄尾題後無刊記，字體又非臨摹宋刊本等，可知並非影鈔。再者，在文字方面，如卷一第二葉後半第十一行「命太祖率殿前諸兵」句，此舊鈔本於「率」字下衍一「兵」字；又如卷二第三葉後半第一行「大雨雪震電」，此舊鈔本「雪」作「雷」，均與宋刊本不同，未知是否鈔寫者偶誤，抑所據底本如此。